

热点观察

你还会唱母校校歌吗

□ 钱勇生

“您还会唱母校校歌吗?”“会啊!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一成,壮怀难折……”便一成一成,“即使只剩下我们三所学校,我们也会抗争到底!”

这是我国翻译界泰斗、西南联大1938级校友许渊冲生前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对话。当时他已经百岁,但是提起母校校歌仍然张口即来。回顾许渊冲的一生,他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直到百岁还牢记着校歌贡献余热。从许渊冲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校歌影响之深,而校歌影响的不止他一人。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不到九年,就读学生不过8000余人,却涌现出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位“两弹一星”功臣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走出了160余位两院院士。“中兴业,须人杰”,他们唱着校歌一步步成长为国家栋梁。

近期,毕业季悄然闭幕,新一届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齐唱校歌后,相继开启了新的征程。“您还会唱母校校歌吗?”如果把同样的问题抛给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校歌铭刻党史、国史,传承伟大精神

歌声是时代的号角,波澜壮阔的历史总能在经典词曲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前进,前进,前进!”就铭刻着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光辉党史。虽然经历了“是否改词”的激烈争论,《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被确定为国歌得以传唱,一直警醒着国人不忘国史、党史,居安思危,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校歌同样记录着党和国家的伟大征程,同时又承载着育人的神圣使命。它既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也是一所学校师生众望所归的灵魂家园。校歌中承载的伟大精神,也在传唱中得以传承。“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大学被迫进行“文化长征”的临时产物,见证了国家的危亡时刻,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其校歌却流传甚广。校歌《满江红》中记录了“九州遍洒黎元血”的惨痛记忆,又以悲壮的口吻喊出了国家对人才的渴求。直到数十年后,西南联大校友每次聚在一起还会齐唱校歌。而今天的青年学子仍在一批一批地走进西南联大旧址,高唱《满江红》,学习西南联大精神,立志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除了西南联大,众多百年名校的早期校歌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

公学校歌《警醒歌》:“警!警!警!黑种奴,红种奴,黄种酣眠未竟。毋依冰作山,勿饮鸩如醴,焚屋漏舟乐未央,八百兆人,警眼同一阱。醒!醒!醒……”从警到醒,铿锵激昂、振聋发聩,告诫国人国家面临着被殖民灭种的危机,不能把冰山当靠山,唯有自我觉醒。《警醒歌》是中国屈辱近代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时代强音。此外,河南大学校歌“四郊多垒,国仇难忘”,天津大学校歌“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等都是历史记录者,将爱国救亡的伟大精神传唱至今。

校歌诠释校史、校训,赓续红色血脉

我国很多老牌学校都经历过战火,经历过涅槃重生,深度参与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全过程。不少学校的校歌虽然几经更易,最终又转回到早期校歌,原因就在于很多校歌是与学校同时或相继诞生的,它与学校的建校初心、校史校训等密不可分。

2004年,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学校根据广大师生的倡议决定停用1988年的新校歌,重新恢复使用1925年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谱曲的老校歌。在复旦大学老校歌中,“复旦复旦且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一句被反复高唱。这句词即

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且复旦兮”。这是复旦大学校名的出处,意为自强不息,寓意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无独有偶,2017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陕北公学校歌》重新在校园中传唱。“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的学习。努力!努力!”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培养更多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北公学就此诞生,一群群有志青年为了民族的命运,发出“努力!努力!”的誓言。80多年来,从延安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红色血脉得以延续。当一批批新生入学,唱响《陕北公学校歌》,从战火中走来的校史,“实事求是”的校训也将随之入脑入心,代代传承。

歌声本身就具备了易传唱的特质,音乐旋律往往成为不同代际之间的共同记忆。当入校新生对话耄耋校友,共同哼起校歌,或许所有的感情都可以在不言中传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全国掀起唱红歌、礼赞党的活动,一些学校也组织老校友唱红歌、唱校歌,在久唱不衰的旋律中为党庆生。其实,很多学校的校歌本身就是红歌,其中的红色基因也在代代传承。如果一所学校的校歌能

像西南联大校歌那样,在其学子的一生中持续产生激励鼓舞作用,始终将学子与母校、与党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一个学校的幸事,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

唱校歌既是仪式感,也应是必修课

校歌,唱校歌有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

校歌是大多数学校的标配,就连中学、小学,甚至一些幼儿园都有自己的校歌。当前校歌中,一些是沿用了早期校歌,如天津大学沿用北洋大学校歌;一部分是直接借用现成的经典词曲,或改编经典音乐,如沈阳音乐学院校歌用的是经典音乐作品《我们走在大路上》,而汕头大学的校歌《大学问》则改编自《光辉岁月》;还有一些学校邀请名家创作新校歌,我国著名词曲作家吕远就曾为多所中小学创作校歌。

但是在如此众多的校歌中,真正能够走进学子内心、在校友中传唱的还相对有限。校歌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校训、校史等共同构成学校的精神气质,它是集体荣誉感、归属感、自豪感的重要依托,是育人的法宝,应当给予充分重视。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和校庆等重要节点演唱校歌是必要仪式,但这还远远不够。尤其对于大学生来说,校歌是其了解校史甚至党史、国史的重要途径,理应作为必修课学好校歌,入脑入心。

学校的重视尤为重要。不能把校歌仅仅当成各种大会的伴奏,也不能将其束之高阁,更不能根据部分人的喜好随意改动。在一些老牌名校的历史中,校歌的更替时有发生,不乏以“顺应时代发展”之名更换校歌的学校,这样的行为历来褒贬不一。笔者认为,盲目废旧立新并非文化时尚。老校歌在新时代的定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文言文歌词晦涩难懂,旧词不合时宜,曲子、MV过时等。但这些问题并非更换校歌的必要条件,校歌不是流行歌,其本身的历史价值、纽带作用、育人功能等更为重要。更换校歌要慎之又慎,而传唱校歌则应有所创新。比如开展唱校歌比赛,在校园歌手比赛中鼓励人气校园歌手进行改编尝试,制作新版MV等,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校歌的传唱,使其真正成为学子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激励和陪伴他们一生。

(作者系兰州交通大学教授)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平均年龄七十多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合唱《西南联大校歌》,带给无数人力量和感动。 资料图片

主题灯光秀让红色历史炫起来

□ 张雷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各地通过各种形式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其中,各地“永远跟党走”主题灯光秀引发百姓围观,成为极具视听冲击力的党史呈现舞台,全民同庆党的生日的欢乐海洋。

六月底七月初,线上,“北京天津同时上演绚丽灯光秀”“上海外滩灯光秀”“广州珠江两岸璀璨灯光秀献礼建党百年”“青岛建党百年灯光秀”“山城最美灯光秀庆祝建党百年”“成都无人机灯光秀表白建党百年”“黄鹤楼上亮起巨型党旗”等不断登上热搜榜,刷屏朋友圈;线下,市民赶场各大灯光秀专场,漫步偶遇绚丽灯光点亮夜空。“永远跟党走”主题灯光秀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成为老百姓学习党史、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活”课本。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成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合力推出灯火里的中国。有的选取城市地标性建筑,有的点亮红色革命文物,有的定位在现代化科技中心,各地结合党史重要节点和城市亮点,通过光影、无人机表演等,或多点开花,或全城同庆,或空中、地面、江面联动,用灯光秀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的百年光辉历程,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以上海为例,黄浦江畔庆祝建党百年华诞巨型灯光艺术标识光彩夺目,300多栋建筑依次点亮,无人机编队呈现出党旗、石库门、中共一大会址、天安门广场、长城、繁星等各种光影图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百年华诞 不忘初心”“奋斗百年征程的活”“永远跟党走”等字样在两岸楼宇上滚动;江面游船、空中无人机配合激光

灯、光束灯等一一呈现建军、红军长征、开国大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进博会、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等党史重大事件。身在上海外滩或屏幕前的观众怎能不为党的百年征程动容,怎能不为祖国发展心潮澎湃,怎能不从内心深处翻腾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江边那一阵阵欢呼呐喊,恰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对党的生日祝福。

灯光秀何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何以成为各地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重要选项。其实,这样的主题灯光秀并不是第一次。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也曾上演“我爱你中国”主题灯光秀,向祖国表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21世纪以来,随着色彩控制、数码显示与投影、材料技术等发展,照明为

空间视觉的表现带来更多可能,灯光在室内室外的运用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04年,随着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的爆火,灯光秀也逐渐在户外大型实景演出中普及开来。

声光具有较为直接的视听冲击力,可以营造不同的氛围和视觉变化,引导观众视觉焦点,并用色彩喻示情感,为舞台增加表现力与感染力。当灯光从室内舞台走出室外,在夜空中缤纷闪耀,一方面作为“夜空中最亮的星”天然地更容易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受众面广了也更容易引发围观。当然,灯光秀最动人的地方并非它的视听冲击和新颖感,而是其主题和内容。再炫目的灯光秀,如果没有内容支撑,也只能是空洞的“炫”和“亮”,热闹过后只剩一地鸡毛。

“我爱你中国”和“永远跟党走”主题灯光秀的意义在于,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带领观

众在光影中沉浸式地重新新中国的70年风雨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无论是专程打卡还是漫步偶遇,抑或是网上刷到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不仅是璀璨的灯火,更是宏大的叙事、直击内心的党史再现。

近年来,灯光秀发展迅速,成为各地发展夜经济和旅游业的热门选择,也是深受游客欢迎的表现形式。各地依托地标性建筑、河湖、桥梁、楼宇、喷泉等打造免费的网红打卡地,吸引游客驻足的同时将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等进行生动鲜活的宣传推介。一些景区通过打造灯光秀,有效推动了景区夜场门票的销售。可以预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展的“永远跟党走”主题灯光秀,将会带动各地新一轮灯光秀的良性发展。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走近艺术家



王平近照

庞剑摄/光明图片

他是当今京剧界为数不多的文武老生名家之一,曾两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尤擅《野猪林》《挑滑车》《击鼓骂曹》《打金枝》《战太平》《康熙大帝》《华良子》等剧目。在他60年的艺术人生中,既遇到过明白的师傅,亦遇到过有名的师傅,明师和名师共同成就了今天的他。

王平:学艺该拜名师还是明师

本报记者 刘平安

近日,湖北省京剧院首排传统大戏《野猪林》精彩上演。在这出戏的宣传海报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平先生亲授”格外引人注目。

因为身体原因,京剧文武老生、天津京剧院原院长王平已经许久没有出过天津。本次到湖北省京剧院指导排演《野猪林》,是他一段时间以来首次出津。在王平戴帽归来时,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可以明显感觉到,身体逐渐恢复后,能够再次参与京剧排演的台前幕后,王平显得很兴奋。

一边是父亲的武戏指导,一边是费先生的文戏把关,王平的戏路越来越宽。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著名京剧文武老生李少春演的《野猪林》,“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后来知道这是武能安排,文能兴国的文武老生”,王平由此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其父之外的第二位恩师,既是明师亦是名师的著名京剧武生厉慧良成为王平人生转折点上一盏指路明灯。

厉慧良可王平的天赋和基本功,也清楚他的不足,时常提醒他做减法,“一部戏里的亮点不能让观众不够吃,也不能让他们吃腻了”。王平至今牢记着厉先生的教诲,“有一次演《挑滑车》,我玩命发挥,厉先生说,你那个不叫挑滑车,那是耍花枪。戏要有戏的看点,但不能把所有技巧都用在同一个戏里,自己累得不行,看着很可怜,观众出于同情鼓掌,演出就是失败的”。

古语有言:四十不学艺。但是,王平在2000年正式拜入了京剧名家谭元寿门下。起因是谭元寿看了大戏院,觉得他是谭派京剧的好苗子,于是托人找到王平收为徒弟。这位博古通今的明师、享誉梨园的名师的指导和提携为王平带来了艺术人生的再次升华。整理改编剧目《回樵闹府·打棍出箱》的推陈出新,现代京剧《华子良》中“疯子华子良”一角的成功塑造,正是在谭元寿的悉心指导下,王平交出了更亮眼的成绩单。“犹记得某次谭先生在他家阳台上给我连续讲戏半月有余,犹记得他关于演绎老将黄忠‘骑上马他的脚步就不显老迈了’醍醐灌顶的高论,他的为人师表,推陈出新和谆谆教诲我一辈子受用。”王平心怀感恩。

拜名师还是拜明师?王平认识到:打基础阶段,一个明白的师傅比有名的师傅更重要,他能根据你的条件筑牢你的“地基”;名师更多的则是锦上添花、画龙点睛,将你引入更高层次,但是拜名师往往需要你具备一定的基础。

在当今京剧界,王平显然是一位名师,而他更想做一位明师。“随着老一辈京剧名家大家相继离世,师资力量薄弱将成为京剧传承的最大考验。我自己虽然也没有学得很明白,但我愿意尽我所能毫无保留地教授学生,为戏曲传承贡献余热。”王平依然留恋舞台、钟爱京剧,“年纪大了,常常感慨人的时间真的太有限了,我还想再做一些新作品,把身体调养好后,在从艺60周年的节点,为观众奉上一个最佳状态的王平。”